

新安宋村北宋砖雕壁画墓测绘简报^{*}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关键词: 仿木构, 宋墓, 考古测绘

摘要: 河南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展示的新安宋村北宋砖雕壁画墓, 结构精巧, 仿木构形制丰富, 包含有北宋时期墓室营造、大木建筑形制、建筑装饰、社会生活等诸多历史信息。本文通过对新安宋村宋墓的重新测绘和详细记录, 补充了新安宋村宋墓的基础资料,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墓室装饰、空间及营造技术和思想等问题, 为宋代墓葬、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参考。

KEY WORDS: Wood imitation structure, Song tomb, Archaeological mapping and drawing

ABSTRACT: The Song tomb discovered at Songcun in Xin'an, Henan Province, is now preserved and exhibited at the Ancient Art Museum of Luoyang in Henan. With delicate mimics of wooden structures and murals, the tomb contains valuabl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omb construction, timber structure, decoration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is article publishes the latest result of archaeological mapping and the detail information of its structure in order to provid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for the discussion of decorations, space and constructional technique, ideology, etc.,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2013 年 7 月 20 日至 28 日,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师生对河南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原洛阳古墓博物馆)展示的七座宋金墓葬进行了详细测绘。其中, 新安宋村北宋砖雕壁画墓(以下简称“新安宋村宋墓”)原位于河南省新安县城关镇, 1994 年被发现, 随即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进行考古发掘, 其后搬迁至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进行保护及展示。因其墓室保存完整, 仿木结构与砖雕别具特色, 早已发表了较为详细的发掘清理简报^[1](以下简称“原报告”), 并受到学界关注与重视^[2]。

由于这座墓葬墓室结构精巧、砖雕仿木结构形制丰富, 反映了这一时期墓室营造、大木建筑形制、建筑装饰以及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历史信息, 而 1998 年发表的仅是考古发掘清理简报, 很多内容和数据较为粗略, 因此我们决定将本次新安宋村宋墓的测绘成果整理公布。

一、墓葬形制、结构与装饰

新安宋村宋墓原分为斜坡墓道、甬道、墓室

几部分, 甬道旁出侧室。墓葬已搬迁至古代艺术馆内^[3]。本文就墓葬保存现状, 从复建墓道^[4]、墓门、墓室等方面予以记录和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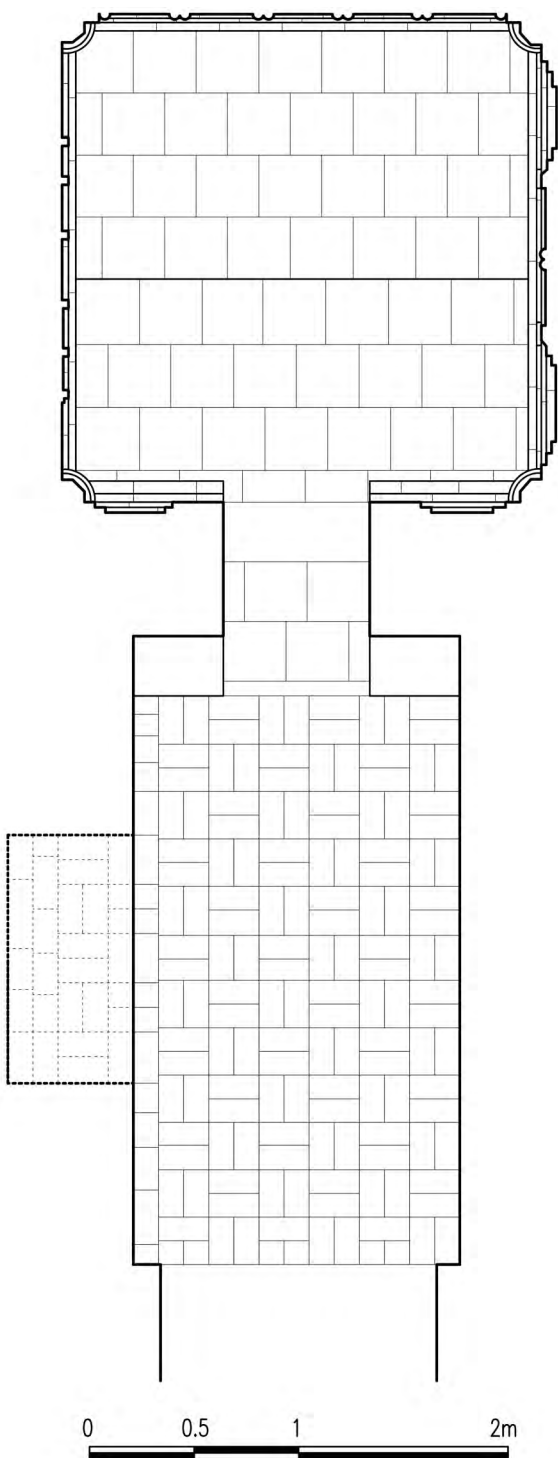
1. 复建墓道及侧室

复建墓道长 3、宽 1.56 米, 上部为土洞券顶。门道西壁有一长方形侧室。侧室宽 1.185、高 0.82、深 0.6 米。侧室壁面不贴砖, 作土洞券顶。复建墓道和侧室地面皆铺设 23×11.5 厘米的条砖。条砖两两并排组合成方形, 并分别以 90 度旋转交替的方式(丁字形)横排对缝铺砌。这与原报告记录“侧室内方砖铺地, 三壁亦围上方砖, 顶部为土洞顶”、“侧室壁面饰以雕砖, 刻有花卉图案和五方联规矩纹”及图一(新安县宋村宋墓平、剖面图)不符。

2. 墓门和甬道

墓门为砖砌券顶。门宽 0.7、深 0.64、高 1.5 米。墓门外两侧对称设有砖砌平台各一, 平台长 0.43、宽 0.285、高 0.67 米。墓门砖尺寸为 $22 \times 37 \times 5$ 厘米。券门两侧砌法是隔行分别自左右两侧以整砖起砌, 终端以半砖找齐; 以丁砖起券,

* 本论文得到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墓葬中所见仿木构建筑史料研究》的资助(项目批准号: 51478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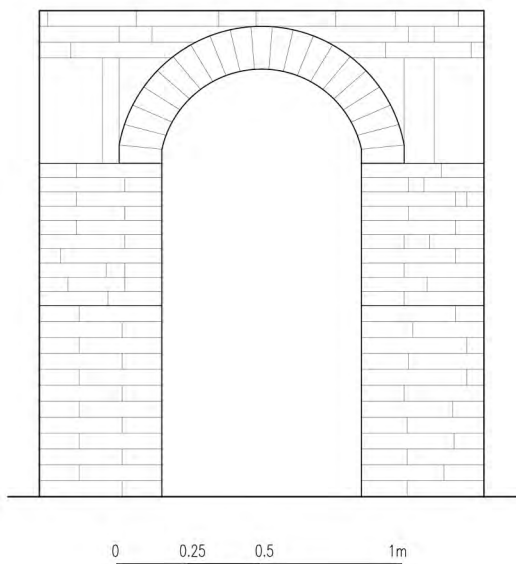


图一 墓室现状平面图

券两侧以一块平砖和一块侧砖找齐(图二)。

3. 墓室^[5]

墓室呈方形,边长 2.21、高 4.105 米。棺床呈长方形,长 2.21、宽 1.185、高 0.525 米,下部为须弥座。须弥座以九层砖叠造而成,从叠涩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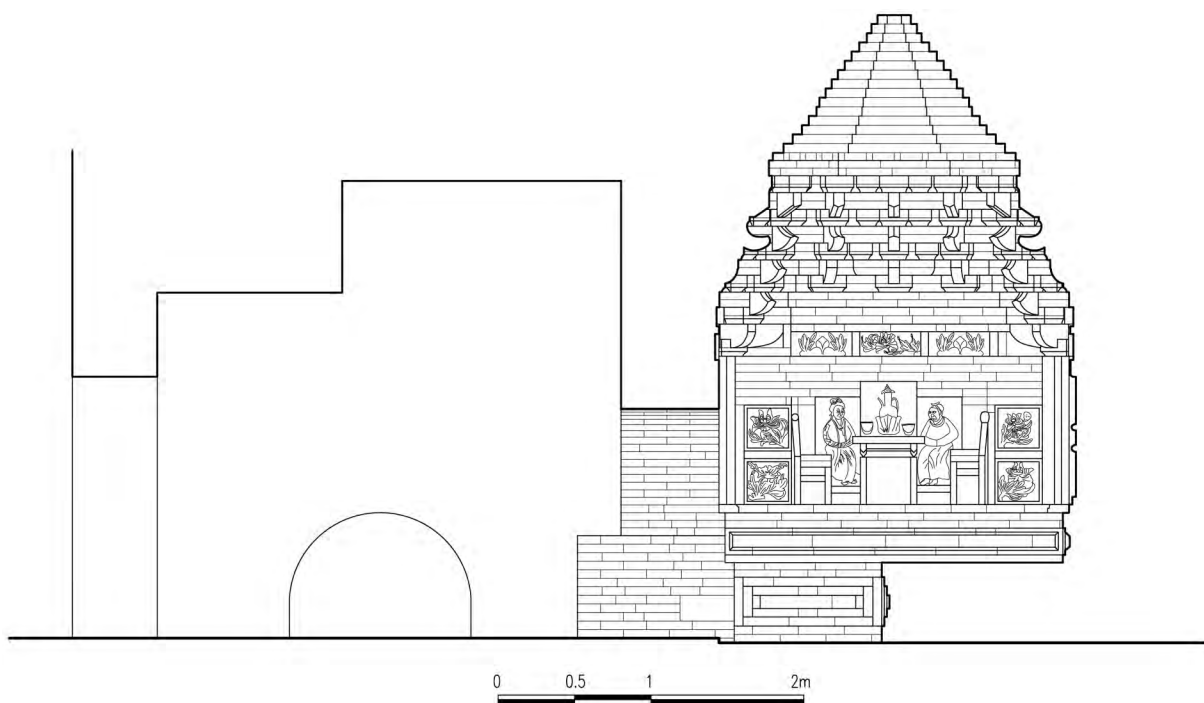
图二 墓门

束腰都是方角的层层支出和收进,以束腰中心的砖最大,尺寸达 47×8.5 厘米,束腰砖上没有雕刻。墓室南壁底部不砌须弥座(图三)。

棺床上铺 30×30 厘米方砖,其上高约 0.325 米的墓室四壁,仍砌须弥座。须弥座样式简单,仅施泉混、方涩等,以六层砖分别砌出牙脚(一层)、下枋(半层)、下泉(半层)、束腰(一层)、上泉(半层)、上枋(半层)及顶部条砖(两层)^[6](图四)。

在上层须弥座上方的墓室四角先砌出圆形砖柱础。柱础上立高 0.97 米的八角柱。柱间砖砌阑额。各柱顶均向墓室内 45 度方向出七铺作单杪三下昂,计心造,上承爵头状耍头以承撩檐枋。其中,昂作琴面,底部上卷,耍头鹊台为竖直面。柱头铺作上撩檐枋的方向即为墓室 45 度抹角。两柱头铺作间扶壁位置依次叠花砖层(由花砖一层、条砖一层构成)、普通砖层(条砖两层)、素枋层^[7](条砖两层)。素枋以上作三朵补间铺作,皆为五铺作单杪单下昂计心造,昂上承爵头状耍头以承撩檐枋。补间铺作上撩檐枋的方向与墓室四壁平行,且与柱头铺作上之撩檐枋相交,形成八角顶(图五;图六)。撩檐枋上叠一层菱角牙子,然后按八边逐层内收,以 15 层砖叠涩形成墓顶(图七)。

值得注意的是,各壁三朵补间铺作仅中间一朵出跳方向与壁面垂直,左右两朵补间铺作以出



图三 墓室剖面图

跳点为基点,分别向壁面中心旋转 13 度左右出跳,铺作顶部直接承托八角撩檐枋的转角处。这一处理巧妙地完成了由墓室四边形的演变,加强了墓顶的稳固,充分体现了墓葬营造匠师的精巧构思(图八)。

墓室内还出土有墓志砖一方,文字漫漶不可识^[8],现已不存于墓室内。

4. 壁面砖雕

墓室壁面砖雕题材主要有夫妻对坐、花卉、门窗格子等,刻画生动,对我们了解宋代社会生活面貌、小木作装修以及雕刻艺术皆有裨益,特专辟一节介绍如下:

墓室西壁以一桌二椅、夫妻对坐为主。壁面正中砖雕一桌二椅,砌出侧面。椅前下端各设一脚床子。两椅之间一长桌,带横枋。椅上分别坐一老妇与一老翁,老妇居南,老翁居北。桌上设一注子、温碗,两侧各有一盏。注子直颈、鼓腹,上雕叶状注盖。温碗雕成莲花形,两盏均圆口带高足。夫妻并坐两侧各有砖雕海石榴花装饰^[9]。壁面铺作间花砖层为对称格局,中心一块花砖绘制的花心有明显的莲蓬痕迹,因此推测其表现的是以莲花为中心,两旁为荷叶的写生花图案。左右两块花砖画面同样也是两片绿叶配中央红花的布局,但花卉样式为图案化的画法,不易看出



图四

左. 棺床下部须弥座 右. 棺床上部须弥座



图五 铺作组合照片

其表现的花卉种类,而叶片与中心砖中的荷叶画法相似,参考“故宫本”《营造法式》,推测两侧花砖可能为莲花样式的简化表现^[10](图九)。

墓室北壁为五扇格子门。五扇门呈中轴对称分布,门的左右程和腰串用破瓣双混平地出双线,中心一扇格眼为透雕四瓣柿蒂纹,腰华版为素板,障水版为海石榴花;两旁两扇,格眼为四斜毯纹重格眼门(毯纹上采出条棱),毯纹间刻方孔,左二(西侧)障水版花心不明确,花瓣层层,推测为牡丹花,右二(东侧)为海石榴花;最边上两扇门,格眼为透雕斜串胜,障水版与上述左二牡丹花形叶片均非常相似,应为同一类花。阑额以上柱头铺作间花砖层仍为中轴对称布局,中心为两朵红色莲花围绕绿叶的布局,两侧花砖是以上述西壁“简化莲花”为母题而表现的几何式花纹砖(图一〇)。

墓室东壁壁面中央为两扇格子门,两侧为上下层花卉装饰。格子门仅中心两程用破瓣双混平地出双线,门下为门砧两枚。门上施两枚斜方形门簪,门簪上下抹棱,呈内凹状。格子门格眼四角作斜串胜,中心作四直毯纹格眼,腰华版为素板,障水版为壶门内图案形朵花^[11]。两侧花卉图案上部均为海石榴花,下部为盆栽牡丹。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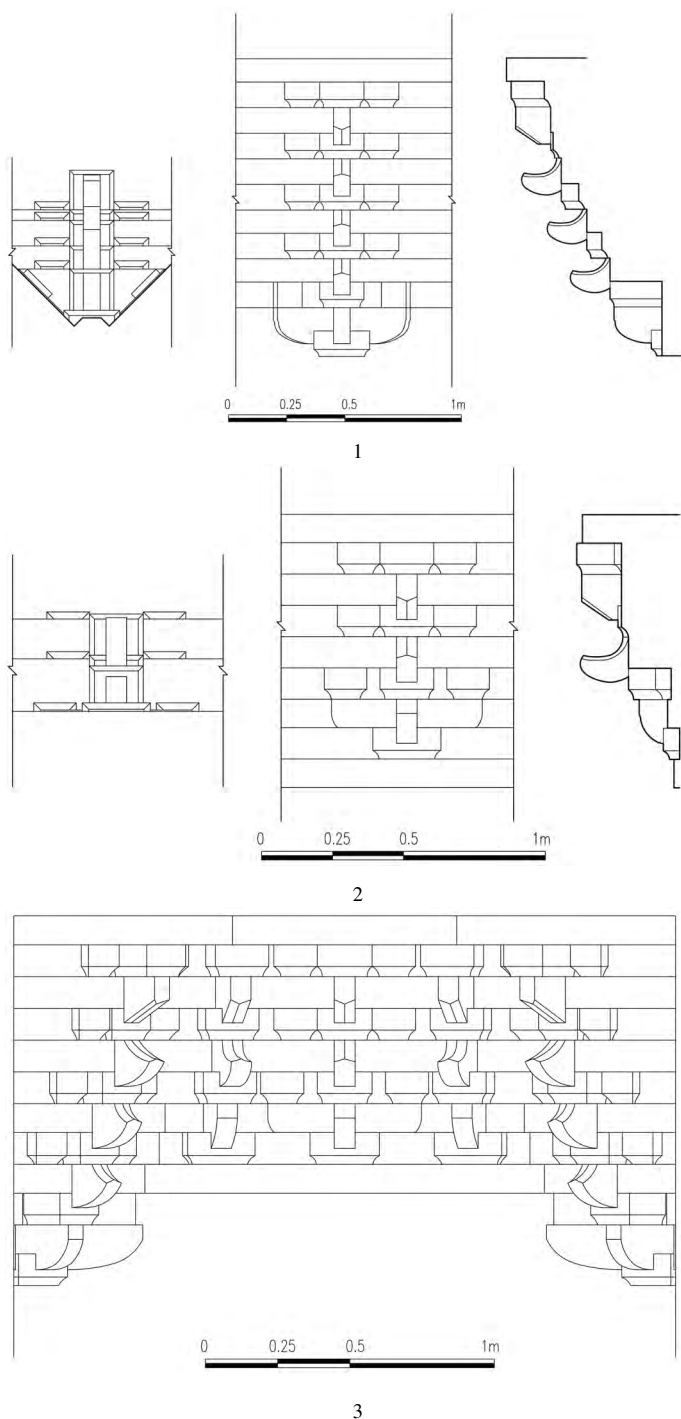
于中央格子门较高,东壁的铺作间花砖层则仅在紧贴两端泥道拱的地方施两块花砖。南侧花砖表现荷花和荷叶,荷叶在左,荷花在右。北侧花砖的构图与南侧花砖刚好对称,叶片在右,花朵在左,其叶和花的绘制方式大体与南侧相似,但花心部分却与墓室北壁下部疑似牡丹花的图案相近,故无从判断原作者想表现的花卉类别。

墓室南壁即墓室入口,正中辟有一砖券式墓门。墓门两侧上部砌破子棂窗,下部为砖雕盆栽牡丹。中部东侧为透雕四瓣柿蒂纹,西部砌素砖(图一一)。阑额上柱头铺作间花砖仍分三块,中间一块为两莲花夹绿叶的构图模式,两侧均为以图案式莲花为构图中心几何型装饰。这种中间为写生花,两侧为图案式花卉的表达手法在新安宋村墓室的东壁、北壁、南壁均有出现,可能是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装饰手法。

5. 彩绘装饰

整个墓室以刷染为主,施“黄土刷饰”^[12],色彩统一而素净,装饰简洁。除土黄作地外,墓室中目前可见的其他色彩装饰主要分布在铺作层上:

墓室中斗的刷饰,多为刷土黄白缘道,也见



图六 铺作大样图

1. 柱头(转角)铺作大样 2. 补间铺作大样 3. 铺作组合大样图

有少量散斗斗身有疑似用丹的痕迹,有的呈斜格状^[13]。墓室四转角铺作泥道拱身以土黄为地,上以丹绘“卷成华叶”,与《营造法式》中对于额上壁之色彩规定一致“或身内刷土朱,则翻卷叶用丹”(图一二,左)。若刷土黄者,制度并同。唯

以土黄代土朱用之”。这或许与泥道拱身处扶壁位置有关。昂、拱和耍头皆以朱为缘道,并以朱绘“X”形装饰于昂底、拱头及耍头正面^[14]。

与转角铺作第二跳昂相交的素枋(即原报告中素枋的位置)和与各铺作耍头相交的枋上部分绘有三角纹的连续装饰,现呈朱色(原报告中记录为赭色)与上述朱色“X”形装饰形成呼应(图一二,右)。

此外,扶壁部分的写生花雕砖上也尚存部分色彩信息,多是绿叶配红花的模式(图一三)。

然而,在墓室的其他部位,鲜见土黄以外的色彩装饰。墓室西壁夫妻对坐的人物雕砖上,可略微看出头饰和衣服上的些许色彩痕迹,但很难还原其最初的色彩面貌。

原发掘报告中指出,在“墓门外两侧,在白底上绘有黑色圆形门钉,横竖排列有序,作成假门扇”;墓室南壁、墓门两侧,“各立一人像,眉目不清,均着长衣。墓门上部隐约可见白色底子上两道分拂左右的黑色幔帐”^[15]。“西壁夫妻二人对座椅上,椅后分立男仆、女仆。上部栏额下绘有黑色幔帐”^[16]。“栏额与素枋间,饰以彩绘朵牡丹”;各浮雕朵花皆施朱红、石绿彩。本次测绘中,门钉门扇、幔帐、人像、彩绘牡丹等皆未见,仅发现极少量砖雕花卉尚存红绿彩。

二、墓室营造细节所反映的若干问题

1. 墓室营造技术与砖雕工艺

为了解墓葬的砌筑技术,我们在测绘时尽量绘制出砖缝的痕迹^[17],从中可知该墓的墓砖的种类和主要砌筑方式如表一。

宋金仿木构砖室墓内华丽的砖雕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常见装饰包括一桌二椅、孝子故事、格子门及花卉图案。宋村砖雕壁画墓中,采用的花卉砖雕种类丰富,如原报告描述,“最令人惊讶的是,全部近30幅牡丹作品,竟无一雷同!”^[18]虽然原报告中所提及的阑额与普柏

表一 墓砖尺寸及砌筑方式(单位:毫米)

	用砖尺寸	所用位置	砌筑方式
铺地砖	300×300	用于甬道和墓室地面	十字错缝
壁面普通砖	50×400	上层须弥座之枱	
	50/55×300/330×150	须弥座之叠涩; 阑额上补间铺作下; 撩檐方和菱角牙子; 斗拱	
	65/80×475	须弥座束腰; 角柱	整砖居中, 残砖补边; 两块整砖
壁面花砖	300×300	壁面砖雕花卉或格子门格眼、障水版	
	160×400	西、北、南壁面柱头铺作间	对称式分布
	150×250	东壁面柱头铺作间	

枋间的彩绘朵牡丹现已消失,但目前现存的28幅砖雕花卉图案^[19],确实“无一雷同”。细观该墓雕砖,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

(1) 这些雕砖图案虽然无一相同,但若仔细辨识,一些壁面的砖雕写生花卉图案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包括画面组织与构成、花卉样式、花瓣和枝叶走向等,但在细节处却有所变化和区别(图一四)。同时,西壁、北壁及南壁拱眼部分两端、北壁和东壁的对称格眼部分以及东壁格子门障水版等处的雕砖,其构图和主题完全一致,但图案也略有差别。这样的差异,应不是制砖过程中产生的误差,而反映了雕工的不同。这些图案共十二组。

(2) 同类型格眼在同一壁面对称分布。但与此不同的是,相似的花卉图案却并未配置于同一壁面的对称位置,而是多为错开壁面分布,且并不紧邻,或有意为之,使观者不觉其相似。

(3) 雕花相似者中雕工略胜者置于西壁、北壁、或东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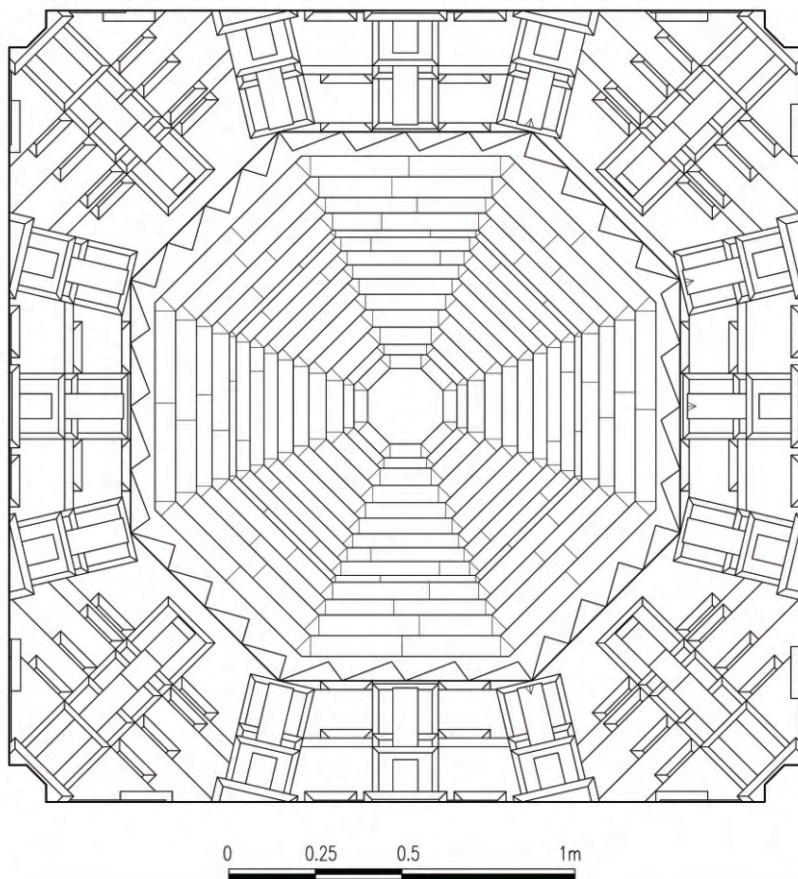
综上所述,新安宋村宋墓砖雕花卉图案多处具有较高的相似度,有粉本存在的可能。但没有两块砖雕完全一致,因此推测建构这座墓葬的墓砖可能是工匠以粉本为基础,制成雕砖。由于工匠技术水平的高低而造成了雕砖的差异。上述宋村宋墓雕砖的分析或可为宋代墓葬雕砖的设计、生产及安装之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此外,墓室中砖雕莲花的位置主要设置在拱眼壁,形象生动,写生花和图案式花并重,表现了很高的雕刻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象征意义。结

合本地区宋墓考古发现材料可知,洛阳地区宋墓有立面分层装饰的特点,即铺作层以下多以门窗和生活场景为装饰题材,主要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情况。而铺作层以上则多绘制仙僧图,也有的绘制花卉、文官和行孝故事等,表达了墓主人希望死后升天的愿望。宋村砖雕壁画墓在这二者的过渡阶段(铺作层部分)设计了莲花装饰,可能有特殊的含义。

2. 墓室壁面装饰所反映的营造思想

对比墓室南壁(即墓室入口壁面)和其他壁面的装饰,可见南壁装饰更为简单和省略。例如,墓室棺床以南的部分,仅墓室南壁底部不施须弥座,而东、西、北(即棺床南壁)三壁均施;棺床以上的须弥座,其他各壁均砌出枱的形象(用圆角砖),而南壁则简略不砌(用普通砖);南壁主壁面仅施六块雕砖,没有其他壁面(均施十块以上的雕砖)那么华丽。我们推测,这些现象可能均与南壁之于墓室的装饰地位不如其他壁面重要有关。如果把壁面装饰题材的复杂和精细程度、砖雕的数量和质量(如上文所述,雕花相似者中雕工略胜者置于西壁、北壁、或东壁)综合考虑,新安宋村宋墓的壁面重要性大致可排序如下:西壁、北壁>东壁>南壁。对于观者来说,西壁为夫妻对坐,是主要的悼念壁面,北壁为墓室正壁,为视觉集中壁面,因此,都是需要着力表现和装饰的壁面;东壁相对西、北壁的位置则没那么重要,但作为西壁的对称壁面,为了空间的完整和统一,其装饰也比较受重视;而南壁一般很少为观者关注,仅在离开墓室时会有所注意,因



图七

上. 墓顶仰视图 下. 墓顶仰视照片

此,其壁面装饰最为简略。这也许也反映了墓室营造者对于墓室空间的认知。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墓室内分两类柱础,第一类为圆形基座上直接叠覆盆式柱础;第二类为圆形基座内收后叠覆盆式柱础。前者较后者简单,用于墓室南壁两端;后者用于墓室北壁两端,即简单者用于南壁,复杂者用于北壁。这或与上述南壁较低的装饰地位有关。但营造者在同一墓室内区分两种柱础(共仅四个柱础)除区分南壁和北壁对于墓室本身的地位差异外,似亦存在两类柱础代表不同的单体建筑的可能性——即新安宋村宋墓的墓室可能表现的是一个院落空间。

至于墓室南壁本身,其两侧破子棂窗以下东侧为透雕四瓣柿蒂纹,西侧为素砖,呈不对称格局,差异较大。跟上上述推测类似,这也应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墓室南壁俭省装饰的再次反映,另一种则表示南部建筑的东西两侧可能代表不同的功能。

此外,新安宋村宋墓所反映出的重要部位重点装饰、次要部位适当俭省的营造原则,与金元时期地面木构建筑中大量出现的前后檐不对称的作法(即前檐额枋重点装饰、前檐用昂后檐不用昂、后檐铺作较前檐减跳等作法)或有相通之处。这一营建原则,恐非工匠所能独立决策者,而应该是得到了主人的认可与支持。因此,其从产生到被广泛使用



图九 墓室西壁砖雕



图一〇 墓室北壁砖雕(自左向右分别为:左一、左二、中心、右二、右一)

的过程则可能体现了社会思想的重大变化,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上述这些现象也许可以带我们去探索墓葬

营造思想,但进一步的研究和确认尚需更多的墓葬材料发表。

3. 仿木构形制



图一— 墓室南壁砖雕图

新安宋村宋墓的仿木构形制较为复杂,反映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要点如下:

(1) 墓室斗拱复杂,柱头施七铺作单杪三下昂,补间出五铺作单杪单下昂,皆为计心造。这种补间减跳的作法多见于北宋前期及以前的地面建筑,如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西高平崇明寺大殿^[21]等。而计心造则呈现出北宋中后期以后的特点。

(2) 昂底上卷,与至迟北宋中期晋西南地区出现并流行的昂形相似^[22];与爵头式耍头似而不同的耍头作法也值得关注。

(3) 格子门中破瓣双混平地出双线的作法,刻画精细,与《营造法式》的规定相似,等级较高,是宋代格子门的极好注释和补充。

(4) 虽然新安宋村宋墓墓室彩绘为等级较低的黄土刷饰,但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宋代低等级彩绘制度和手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在北宋两京所在地河南地区,

宋金时期的木构建筑存世者屈指可数且时代间隔较远^[23],这已成为研究北宋官式建筑、宋《营造法式》、宋金之变以及区域间流变关系的一大障碍。而这一地区发现的宋金仿木构砖室墓,数量之多、制造之精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地面建筑的样式和技术,并涉及大木作、小木作、石作、彩画作等多个方面,恰可以成为填补学术空白的重要参考资料。因此,我们期待更多的考古发掘成果发表,以点滴积累逐步还原这一地区北宋建筑的辉煌。

我们本次测绘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如墓室西壁夫妻对坐图中,夫妻双方的椅子样式和高度是不同的。老翁的座椅是龙形搭脑,老妇的座椅搭脑则是素平的。此外,老翁座椅的搭脑、座面、管脚枨及踏脚皆高于老妇,老翁一方所占据的

画幅也较老妇一方大。此现象颇耐人寻味。

三、墓葬保护的问题

1. 墓室搬迁过程中的信息错乱和损失

本次测绘对象是经过整体搬迁保护的宋代墓葬,已不再是第一手材料,因此,墓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问题,即成为我们重点关注之要点。通过测绘发现,经过拆解而异地重建的墓室存在多方面的信息错乱和损失。主要包括:

(1) 部分数据与原报告不符

A. 侧室形状和面积



图一二 铺作彩画

左:北壁东侧柱头铺作泥道拱 右:北壁东侧柱头铺作耍头



图一三 北壁阑额上部中心花砖上的彩绘

原报告中指出,侧室宽 1.46、高 0.64、进深 0.66 米,与本次测绘数据相差较大(宽 1.185、高 0.82、深 0.6 米),且对比原报告附图,可知侧室顶部现状与原貌有明显差异。另,考古发现的侧室壁面雕砖皆已不存。

B. 墓门尺寸

原报告指出,墓门呈砖券门洞式,宽 0.67、高 1.5、进深 0.97 米,与我们的测绘数据(宽 0.7、高 1.5、进深 0.64 米)也有一定差异。而这一进深数据的差异,可能正是造成原“墓门外两侧,在白底上绘有黑色圆形门钉,横竖排列有序,作成假门扇”这一彩画现不得见的原因。

(2) 部分构件位置错乱

墓室内补间铺作发现底部刻有菱形槽的昂四个,与其他昂有着明显不同,但这些昂目前放置位置较为混乱,没有规律。根据现存位置,推测可能是放置在位于墓室四边中心的补间铺作第二跳昂的位置。然而,由于这四只昂的原始位置难以确定,其功能与意义也未能推知。

此外,由于部分构件位置放置错误(斗、枋等),导致原有彩画不能完全对位,我们只能根据原报告中的描述、图纸及照片来试图还原墓室彩画设计和布置方法。

(3) 迁建报告未能出版

对于新安宋村宋墓的测绘和研究来说,由于发掘后的整体搬迁保护,才让后人可以对其进行更为长期的研究;更所幸有 1998 年发表的资料详实、图纸丰富的考古报告以及此后多篇研究论文,我们才能得以一窥原貌。

鉴于迁建保护的不可逆性,我们建议今后的搬迁工作,应视同考古发掘,予以全面记录,并及时出版报告。

2. 墓葬发掘展示后墓壁彩绘的病损问题

新安宋村宋墓保护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原有彩绘的淡化脱色。除了墓门上绘制的假门扇之外,南壁幔帐、人像,西壁椅后男仆、女仆、各壁阑额以上的朵花均已找不到任何痕迹。此外,砖雕上的彩绘,如西壁桌椅彩绘、夫妻冠帽服饰、门窗格子彩绘、花叶彩绘等,蕴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也日渐淡化和消失,愈发不可识读。

由于墓葬发掘和开放展示,打破了考古发掘前墓葬与其地下环境业已形成的平衡体系,文物不可避免的接触空气,并受到温湿度变化、光、灰尘、虫、霉、人类呼吸等环境因素影响,进而造成墓壁彩绘的病损。这是发掘并开放展示的古代墓葬所面临的共性问题,建议加大科研投入,使这些珍贵的资料能得以长期保存,在展示和保护中求得双赢。



图一四 多处相似却又不完全相同的雕砖
左. 西壁南侧上层花砖 右. 东壁南侧上层花砖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工作,补充了新安宋村宋墓的基础资料,是仿木构砖雕壁画墓测绘、记录的有益尝试;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墓室装饰、墓室空间以及墓室营造技术和思想方面的问题,为宋代墓葬、建筑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参考。

执笔、测绘:王书林 王子奇 金连玉
指导教师:徐怡涛 朱世伟

-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新安县宋村北宋雕砖壁画墓[J]. 考古与文物. 1998(3):22-28.
- [2] 除上述简报外,关于该墓的细节描述、测绘图纸和照片参见:
a. 王支援,吴迪. 洛阳地区宋墓型制及相关问题探讨[C]// 洛阳文物局编. 洛阳文物与考古耕耘论丛(二).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278-279. b. 余黎星,繆韵,余扶危. 洛阳古墓图说[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452,459-461. c.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 洛阳古代墓葬壁画[C]//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64-371.
- [3] 由于馆内展示空间有限,迁建时仅将墓室和甬道拆解后异地重建,墓道部分并未按原状复原。
- [4] 本文中一律将迁建后的新建墓道称为“复建墓道”,以示与原墓道区别,避免混淆,下不赘述。
- [5] 在墓室描述中,默认墓室方向与原报告方向一致,参见[1]:图一。
- [6] 本墓室内须弥座样式极为简单,无《营造法式》中须弥座中段柱子壺门及混肚等,反而与清式较为接近,因此,本文描述中也借用了清式须弥座的名称。
- [7] 此处为柱头铺作上与第二跳昂相交的横枋,并作为承托三朵补间铺作的主要构件,因其较下层砖有明显外凸,似表现某一木构件之意,故暂以素枋称之。
- [8] 同[2]a.
- [9] 花卉图案为石榴花心,肥大而翻卷的花瓣,因此,推测表现的是海石榴花,参见李路珂.《营造法式》画研究[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234.

- [10] 同[9]:245.
- [11] 因花卉图案过于简单,难以确认花的类别,故以“朵花”简称之。
- [12] 李诫. 营造法式:彩画作制度(第14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4.
- [13] 与河北宣化辽墓张匡正墓、张文藻墓的散斗彩绘相似。同[10]:99.
- [14] 或与《营造法式》中所记“斜收向上,当中合尖”的望山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 [15] 同[1]:24.
- [16] 同[1]:26.
- [17] 虽然本次测绘对象为搬迁后的墓葬,我们也深知这类二手材料可能存在可靠性问题,但作为一个尝试,我们试图能将测绘尽可能做细,看看是否能还原一些墓室营造的理念和技术。
- [18] 同[1]:26.
- [19] 墓室内砖雕共计39块,包括砖雕花卉图案28块(含写生花和图案式花)、格眼7块、腰华板1块、夫妻对坐图案3块。
- [20] 本文试采用photoscan对东壁面建模,并导出正射影像图,在此基础上截取障水版部分以十分等分网格进行定量分析。
- [21] 据寺内碑刻记,“伏以当寺始,自开宝之初有先师……塑一殿之真仪庄严备矣,四方之胜异,山水奇焉。自以兴于功绩颇涉辛勤,岁月历二十余年,邑众则三分有一,或有发心于翁父,或有□手于子孙,盖两世之坚心,望千年之不泯。今于幽谷取之奇石,色之若漆,莹之如水,□隗□先代之名□了于后来之手,聊伸同志须述见存,用镌其词,永之为记。……淳化二年岁次辛卯七月”,认为其斗拱应不晚于淳化二年(991年)。
- [22] 参见徐新云. 临汾、运城地区的宋金元寺庙建筑[D]. 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
- [23] 目前发现者,仅济渎庙寝宫、少林寺初祖庵大殿、奉仙观三清殿等寥寥几例。参见王敏. 河南宋金元寺庙建筑分期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1.

(责任编辑 谭青枝)